

石漢瑞 尋找應許的香港地

"Small peace could see, not enter promised land." 這是石漢瑞 (Henry Steiner) 為香港寫的詩篇一節。也可說，是為了紀念自己居於香港五十年而寫的。

被稱為「香港設計之父」，石漢瑞專為企業設計商標，幾乎隨處都會看見他的成果，匯豐銀行的六角形商標、賽馬會的馬蹄鐵和馬鞭圖像等。但在這個重要日子，他不選擇做回顧展，反而展出一系列自己拍攝的照片、寫下的一篇詩，他形容這是一次尋覓「應許之地」的企劃。要是把照片對照過往的設計作品，卻發現石漢瑞都是那麼一點一點的滲透着自己對香港的感情和着緊。站在電車旁的他，笑得特別燦爛，說那是他最喜愛的香港特色之一。

撰文：陳筠而 攝影：周耀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Profile

石漢瑞 (Henry Steiner)

維也納出生，紐約成長，於美國耶魯大學深造。1964年在香港成立石漢瑞設計公司，2006年獲奧地利頒授金級榮譽勳章，以表彰他的設計成就及他對香港奧地利社羣所作的貢獻，歷任國際平面設計聯盟會長、特許設計師協會資深會員，代表作包括匯豐銀行、賽馬會的商標、渣打鈔票。著作有1995年的《跨文化設計——國際市場的溝通及交流》。



石漢瑞自1979年開始已是渣打銀行鈔票的設計師，新系列以傳統和新科技的對比做主題。

石漢瑞是奧地利人，五歲時全家遷往美國，後來他在紐約讀藝術。1960年朋友介紹他來香港，於亞洲發行的《Asia Magazine》機構當美術設計。至今，他仍然說那是人生一個重要的時刻，既將他與香港的緣分扯上了，也正式開拓了自己的設計事業。往後為各香港企業設計的商標幾乎遍佈全港。「設計師要解決別人的問題，藝術家卻是為自己解決問題。」七十二歲、在港第五十年年頭，石漢瑞說要為自己設想一次，《Western Campsite Monument》的照片系列，就是他的「慶祝之作」。

「五十年」的出埃及記

《Western Campsite Monument》，名字有點神秘，照片也弔詭，是九張展示同一座建築，卻有着不同面貌的照片——有時是夜晚暗淡的，有時是清晨有陽光穿透的，有時則是一片朦朧的。過去八年，石漢瑞就一直為這座位於自己家附近、坐落西營盤的建築拍照。本來只是隨意記錄，但拍下1,700張作品後，他發現內裏的故事是「演變」二字。

對石漢瑞來說，不同時分看到的不同景像，好像譜成了一首「變奏曲」，盛載着他對這親密城市過去和未來的想像：「我們都知道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故事，他們在摩西帶領下進入曠野，找尋神所應許的迦南地，一個美好的地方。」很難想像怎樣把「出埃及記」放諸香港，但石漢瑞就是聯想到這聖經故事，感覺香港都有一個相似的狀態，「從前殖民年代就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年代，鄧小平的出現就如摩西。」難過是，以色列人

在曠野四十年，最終也到了應許之地，石漢瑞卻在香港五十年了，找到應許之地麼？石漢瑞說尚未找到：「當摩西獨自上了山很久還沒有下來接民眾，他們曾把金器鑄成一頭金牛犢，一起崇拜這金牛犢。香港今天對香華的追求，就是這樣。」他形容，如今仍然在曠野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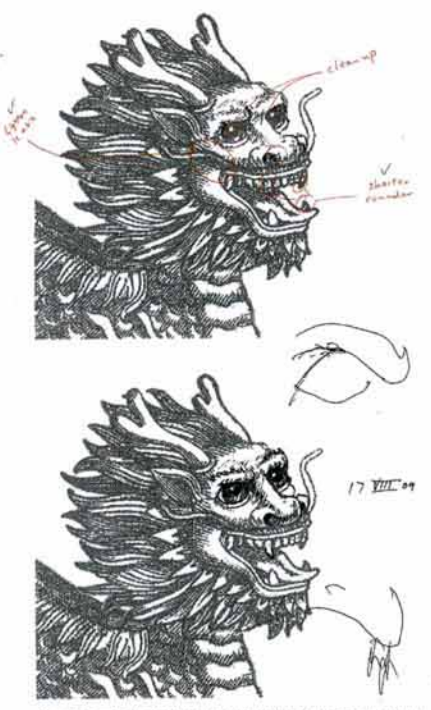
一份給自己五十週年的禮物，表面上看來美麗，內裏意思卻令人駭然。但那表面似是如一的建築照片，是石漢瑞刻意安排的：「俄羅斯實驗片導演 Lev Kuleshov 曾拍下一個男人的表情，然後將之拼至三個畫面——一碗湯、一個女人、一副睡着女孩的棺木。觀眾看上去，男人的表情就隨之轉變，想喝湯、對女人鍾情、惋惜女孩，但其實那是同樣的表情。」引用這著名的“Kuleshov Experiment”，不過是要說，一樣的建築照片，不同人會產生不同感應，看出了社會的混亂感？還是確鑿？他自己則依然純粹地以「變奏」來形容：「不要忘記，五十年雖令我對香港有很深的感情，但免不了，我的目光仍帶一點客觀。」

渣打鈔票上的香港情

從當年湧進很多奧匈帝國人民的奧地利，至紐約，再至香港，石漢瑞生活的地方都不得不以「跨文化」來形容。正是這文化背景，才會令他創作那樣

別具香港化的商標，他的代表作渣打銀行鈔票就是最好例子，以瑞獸為主題，二十至一千元的鈔票上印着象徵豐足的鯉魚、寓意長壽的神鯨、佛教的祥和動物麒麟、象徵皇后的鳳和皇帝的龍。他曾說，做好一個跨文化的設計，就是要吸收那個外來的文化，然後將之變成個人和自然的事，放進設計中。一個外來者在鈔票融入中國的神話和圖像，便是石漢瑞投入「異國風情」的實現。但似乎，今天的石漢瑞不再以「異鄉人」的目光看中國文化。

他拿出身上、自言是「改良版」的渣打鈔票。鈔票上對比着新科技和舊文化，將通勝裏的中國傳統相學圖，和今天的面部識別系統一起放置。石漢瑞說：「這是對中國傳統的追溯，以及從傳統至今的進化過程。」指着相學圖，隱藏了中國人的智慧，他要追尋歷史的意念，好像比香港人還要著緊。或者該形容，香港才是石漢瑞的故鄉，所以這裏所發生過的轉變，讓他感受很深，「追溯」才成了他今天的着眼點：「轉變是一個城市不能避免的。今天重返美國都看見當中改變了不少，很多於曼哈頓的工廠都不復見，但我沒有見證當中的過程。反而在香港生活，深深地感覺香港的逐步轉變。而我已經想像不了在美國和奧地利生活是怎樣的。」從前的「跨文化」圖騰在石漢瑞身上變得模糊，當年



此圖是石漢瑞為渣打銀行設計鈔票的草圖，「龍」在他筆下已毫無難度。

的「異國風情」至今已成為自己的文化根基。

而「轉變」，正好是他的照片和詩篇的主題。“financial virus; dot bomb; closing sea; Severe Autonomous Respiratory; Dizzylandau; 23 particles; breathtaking smokescares; Failing Star ferry...”詩中這些附帶含意的字詞象徵了一件事香港事，是他自己過去這

麼多年，見證過的轉變——皇后碼頭不再、迪士尼的出現，以及新起建築物的「自私」：「從前的建築都有門廊、屋簷，經過的人可以避曬、避雨，但舊建築被摧毀，新的卻再沒有這樣照顧別人了。」“Parisimonious landlords demolish generous sheltering porticos along daffy docile.”就是他詩中的一句。「但，美國的政治漫畫家 Pat Oliphant 曾有一個作品，表達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離任的諷刺，他說：「八年過去，我們將會想念喬治布殊，因為他是一個“great material”。」石漢瑞笑言，一個城市如果只有很體面的事情，便不有趣了：「我們要用看喜劇的態度看城市。」也許這態度，便是他所說的一點客觀眼光。

建立自己的時代

如果問石漢瑞怎樣才算他的應許之地，有一個字很重要：“modest”。他心目中，維也納是“modest”的，但那已不是自己的家，「所謂“modest”、謙遜，就是一種很 down to earth 的感覺，所以我喜愛香港的電車。」卻出現了一個關鍵詞——luxury，奢華，阻礙了應許之地的成長。他又想到出埃及記：「神要人們在曠野飄流，遲遲不讓他們進入應許之地，是要待這一代人死盡，讓新一代人長大後才佔領那片地，不想上一代的奴隸思想延續下去。我感覺，香港的八十

後就是這新一代人。他們不讓歷史被忘記，渴望民主，也沒有殖民的包袱。」

當一個城市沒有一樣能好好代表自己身份的象徵，也許是失敗的。石漢瑞說這是不尊重過去、不斷摧毀文化，而只仰望外面的結果。香港從殖民至今，中國從改革至今，石漢瑞也想不到很能代表我們的品牌：「中國人太崇洋，往往去追求外國的品牌，不敢於冒險，只抄襲別人。我們要建立品牌，重點是要建立一個『我』，而不是別個什麼。」反之，他覺得日本和韓國在這方面都做得比中國好，Sony、Canon、Samsung 等。尤其“Canon”一字本有「觀音」之意，彰顯了日本人如何尊重自己的文化，而又能以簡單的名字讓人記住了。他自己曾為上海世貿商城設計商標，原來的名字冗長，但他改用“Shanghai Mart”作為企業的商標，確定了這商場的獨特：「這是一個身份的建立。」

“Barbaric costumes”、“rice and circuses”、“exclusive exquisite chandeliers”……或者我們不能逐字拆解石漢瑞的詩篇，但隱約地，他已說了一個重點：追求奢華是最大的問題。「我不相信階級是買回來的，而是透過學識和成就建立的，所以我一直不走向潮流這回事。」依然是 down to earth 的關鍵。



石漢瑞以過去八年所拍的建築照片，作為自己居港五十週年的紀念。「變奏」是其背後很重要的意念，寓意了一個城市的變遷。

《Western Campsite Monument》
日期：即日起至10月19日
地點：漢雅軒
(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7室)
查詢：2526 9019